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一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六十六

起靖康二年四月七日  
丙寅盡九日戊辰

七日丙寅邦昌令寺觀建乾龍節道場

邦昌遣師愈等致書于大元帥

邦昌遣蔣師愈蔡琳程巽等齋諮曰于康王曰

邦昌伏自拜違已而北去所遭禍難不可備詳仰

惟王慈必蒙矜憫昨日自燕山九月餘日全師

再舉之後杳不聞耗至冬臘月二十日還闕以今

年正月十五日還城外方知國家禍變之酷主上  
蒙塵於郊外凡使人一行盡留不遣二月七日又  
聞宣金匱之令遂遷二帝皇太子及太上皇  
皇后以下后妃嬪御諸王公帝姬并宗室近屬皆  
出六宮遂空既而又欲洗城焚燒宗廟社稷百萬  
生靈分為魚肉俄然俾推異姓方免屠城廟社景  
靈宮乃不燒毀尋奉少帝御筆付孫傅等令並  
依元帥指揮方為長計無拘舊分妄為禍福連招  
連累于時公卿士大夫號慟於軍前以救君父而  
邦昌對二太子哀號擗踊以身投地絕而復蘇虜

執酋命終莫能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  
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虜晝夜監守雖欲引繩揮刃  
赴井臨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  
嫁大禍於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忽劉彥宗等  
齎城中文字与吳玠莫儔俱至邦昌則訶責彥宗  
又對衆罵城中文武百官為自免之計逼人以首  
惡之名皆受國恩一旦如此曾不如蛇雀尚知報  
恩我若有兵定与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彥宗等語  
塞而退邦昌遂不服飲食六七日垂死而百官陳  
述禍福謂事已至此雖臣民盡死莫能回二帝

之遷唯有從權且與承當此事即存宗廟保社稷  
景靈像設皆得無虞而一城文武百官億萬生靈  
皆得性命可為後圖豈非忠孝之大也若堅持一  
節以就死地而壞了後事累及二帝豈得為忠  
臣乎邦昌身為宰輔世荷大恩而不能報主辱而  
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然念興復之計有在  
於從權以濟大事故遂忍死於此欲追二帝之  
還而報之於殿下也茲幸虜騎已退道路可通故  
差邢儀曹之婿蔣師愈本府內知蔡琳承務郎程  
僕齋此以明本心今則社稷不隳廟主如故祖

宗神御皆幸存全伏惟殿下盛德在躬四海系望  
願寬悲痛以幸臣民續次別差謝克家等聞道賫  
玉寶一紐詣行府當別貢陳初夏方暄更乞倍保  
王重邦昌無任瞻望激切之至四月五日邦昌惶  
恐諮目上覆康國大王殿下幕府尋詢師愈等所  
以差來之因師愈等曰邦昌先差兩番使臣李興  
潘謹燾等未回聞有帥府探兵入城邏者得之邦  
昌問來歷乃知王在濟州故遣師愈等來

大元帥咨目答邦昌

咨目曰廟咨目上太宰相公閣下天降大禍不使

諱廟前期殞滅而使閭君親之流禹見宗族之蕩覆  
肝心摧裂涕淚不禁窮天下之楚毒不足為喻使  
欲引繩伏刃而二聖之鑿輿未復四方集將士忠  
憤責以大義之兵數踰百萬預使邊迎率皆嚮應  
蚤夜以覲聞人音而瞿然念与相公去歲同處賊  
營從容浹月自謂知心故比來之事聞流言而不  
信士大夫將佐亦皆云爾今奉來教備陳始終有  
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謬天或  
悔禍可覲二聖之復所論遣謝克家之意讀之愕  
眙失措其何承顛皆緘藏內府責在守者俟鑿輿

歸而上之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

不愧於伊周矣諱方身率士卒圖援父兄顛相公

協忠盡力奉迎二聖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諱

雖身膏賊手受賜而死矣氣令漸熟伏惟鈞候動

止康裕方寸方亂修謝不能多及諱咨目上太宰

相公閣下遣成忠郎黃永錫齋詣邦昌投下且令

觀變

邦昌遣其甥吳何齋邦昌咨目于大元帥

蔣師愈到帥府之日邦昌又遣其甥吳何及國之  
元舅常淵亦到齋邦昌咨目稱臣其大略言封內

府庫以待大王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邦昌所以  
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王喜悅召吳何飲以  
酒賜金十挺以寵之何往日同王奉使韓崑不  
寨中至是王与之叙舊不忘

宗室叔尚領兵到京城

宗室太上武郎叔尚領兵七千到關屯于青城號

趙大王小人初未知叔尚起兵之因但聞宗室以  
兵至亦頗欣喜

八日丁卯邦昌賜學校之士恩各有差  
監察御史馬伸狀申太宰相公速行改正

伏見逆胡犯順劫二帝北行且選立太宰相公  
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使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  
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生就死城中之人不即  
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  
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  
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  
強虜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  
中原為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為  
虜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  
人心未孚一旦喧闐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

自明滿城生靈迺遭塗炭孤負相公初心矣伏望  
相公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稟取 太后命令  
而後行仍速迎奉 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  
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  
人心等事推行拘收候立趙氏了日然後施行庶  
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伊周再生無以復加如以  
伸言為不然即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  
相公為宋朝叛臣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候鈞旨  
申時奉鈞旨一切改正  
兵馬大元帥府移檄郡邑

檄曰見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視死如歸者烈士之  
勇凡在率土世沐湛恩今陳瀝血之辭庶致捐驅  
之効昔 上皇禪位下詔責躬事出忱誠人皆惻  
隱恭惟 皇帝遵養潛邸十有五年克儉克勤博  
通經史天下延頸莫不歸心及受禪之初金人大  
入許割三鎮乃肯退師 皇帝念 祖宗之故疆  
仍陵寢之重地請計賦租之入以為歲幣之常乃  
曰渝盟實為求釁再操戈而誼闕遂鼓衆而乘墉  
至于屈已稱臣露章引咎初斂兵而不下詭曰通  
和既邀駕以出臨乃輒留駐且既已降詔而割地

民畏左衽而拒關又為隙端以肆貪欲今者二  
聖太子諸王近臣皆質賊營恐將北去考之自昔  
未有或然臣子之心痛徹骨髓某昨奉睿旨克兵  
馬大元帥唱義率衆影從嚮荅數百萬衆奮怒而  
前內揆人心可知天意逼逐狂虜今茲已行而強  
柳臣寮俾僭位號天怒人怨曷能安居已遣發大  
兵糾合諸郡把扼險阻焚絕河梁或迎擊於前或  
追躡於後期於掃清千里迎還兩宮外帥臣監司  
郡守縣令其統驍銳之衆使堅忠義之心撫柔良  
之民毋忘歸戴之舊凡關津之出入謹於防葢或

文書之往來審於辨詐以報皇朝之涵養以底天  
下之治安報德賞功非言究三神在上實聞斯言  
檄書到日曉示軍民各令知悉右劄付某處先是  
二日雕印檄書至八日封角行下淮浙荆湖二廣  
等路帥臣監司並付發運司京西川陝諸路帥臣  
監司並付宣總司仰火急星夜施行

九日戊辰邦昌召侍從職事官議事晚降手書請  
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行太宰事

書曰以身殉國蓋常節於軍前忍死救民姑從權  
於輦下幸外兵之悉退使初志之獲伸載惟遭變



之非常本濟皇圖於有永今則保存九廟全活萬  
靈社稷不隳衣冠故如奉迎 太母實追 少帝  
之玉音表正萬邦猶假本朝之故事蓋以敵方退  
舍兵未越河尚虞殿後之師或致回戈之奉據今  
聞採漸以北還既禍亂之稍紓豈權宜之敢久  
延福宮太后宜遵依元奉 欽聖憲肅皇后詔旨  
上尊號曰 元祐皇后入居禁中緣遣使 康邸  
未審行府所在軍國庶務不可曠時恭請 元祐  
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子位冢宰實總百工誓  
殫朴忠以輔王室惟天心之悔禍啓帝胄以應期

二帝雖遷賴吾君之有子多方時入係我后之斯  
猷邦其永孚于休予亦有辭于世

回天錄曰先是呂好問在諫垣累論 元祐皇后

當復位號呂曰面奏 元祐皇后廢處瑤華宮當

今孝治之世宜復故位 上矍然曰便當出制耶

奏曰昨 欽聖臨朝時已復故位號宗寧再廢議

者紛然蓋姑有復婦之義叔無廢嫂之理 元祐

皇后於 陛下乃伯母也今若尊崇不當出制但

宜奉行 欽聖已行之命耳先是同知樞密院孫

公傳簽書樞密院張公叔夜奏瑤華宮在舊城之

外賊虜時二入寇 元祐皇后所處非宜二十三  
日姑徙于延寧宮二年正月車駕幸青城三月二  
日延寧宮火 元祐皇后徬徨無所歸步入相國  
寺中前軍器少監孟忠厚家忠厚來相見呂諭之  
曰將來賊退非先還 元祐皇后不可 元祐皇  
后聽政則人之復趙氏矣忠厚皇惧曰令安真尚  
猖獗國家唯有家姑一人女貞知之則復取去矣  
望姑俟之三月末女貞軍有去意呂即啓邦昌曰  
宜速尊崇 元祐太后邦昌乃定議上尊號曰  
元祐皇太后四月四日聞張邦昌手書乃改曰宋

太后呂曰此事發端於予若云宋太后則人心疑  
懼必以予謀為非遂以疾在告不與其事是晚孟  
忠厚密携張邦昌上 元祐皇后劄子來具述興  
復之事乃知前日之事有教之者畏偏故也五日  
元祐皇后入延福宮呂又啓張邦昌歸故事邦昌  
曰以軍退未遠欲候別日呂云時不可失至九日  
申未間遂召百官 太后以是日入禁中

### 始開諸城門

圍城半年至是諸門始開正當圍閉之際士民多  
病夜眼日中如故每至黃昏時則眼不能視物謂

之夜眼或以謂城門久閉氣不宣達之故也治之  
法用水調蛤粉性二一服而愈

邦昌追回諸路赦文并收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  
用遣馮澥李回為奉迎使副權知樞密院兼領尚書  
省事王時雍權門下侍郎呂好問權中書侍郎徐秉  
哲權尚書右丞李回權同知樞密院吳玠權簽書樞  
密院莫儔奏乞各還舊職奉旨依各還舊職依舊  
且兼權見領職事常壽隆乞罷給事中奉旨依舊  
徽猷閣待制宮祠

先是三月二十三日奉面言文武差權事人令尚  
書省出劄子請給恩數依正官法時諸公皆欲作  
貢兩府坐繡鞍重蓋喝門下中書樞密者盈道莫  
儔哄道者凡數百人及初八九間事體一變自知  
不可僥倖乃入劄子乞免正官法帶舊職兼權於  
是撤織去鞍呵從稍減人皆笑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二

靖康中帙六十七

起靖康二年四月九日戊辰盡十日己巳

邦昌遣謝克家來歸大宋受命之寶于帥府

太后遣姪權衛尉少卿孟忠厚齎書于勸進于

大元帥

書曰吾自處道宮垂三十載迺者都城失守 二

帝北遷撫事悲摧實無生意忽承中旨俾正號名  
退惟閑廢之餘當此危亡之際冒居寵數誠亦何  
心慙懇再三莫之聽許乃以此月五日入延福宮

而百辟建言請權聽政願早衰多病且久去宮闈  
豈復能堪朝廷大事言念趙氏奉宗之盡去人思  
宋之日淡不屬老身誰當此責是用夙宵黽勉期  
濟艱難然神器久虛必須負主令中外近屬唯  
王一人矧忠勇英明四方屬望入繼大統非王  
而誰已遣馮澥李回告王傳序之意王其速  
驅輿衛入處宸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  
之變吾嬰茲重負既付託得人當便辭機務之煩  
以就安閑之適今遣姪權衛尉少卿孟忠厚親承  
動靜并道吾意夏初微暑更諱保調四月空日母

母致書

元帥大王

邦昌遣謝克家來歸玉璽一紐其篆文曰大宋受  
命之寶大元帥府僚屬引克家捧寶前跪以進  
王王謙拒久之慟哭不受已而詭受命汪伯彥司  
之伯彥詭捧用藏中篋守之惟謹

耿延禧中興記曰邦昌遣謝克家及孟太母遣  
姪忠厚同齋大宋之寶及太母手書勸進帥府  
官寮耿南仲以下引謝克家等見耿南仲奉大宋  
之寶授上上慟哭群臣皆慟上跪受寶讀書  
訖謁者引見謝克家孟忠厚如賓客之儀上謂

廷禧等曰張子能誠知禮使其不知分而妄作吾必以兵取之所傷可勝計哉得免吾奉兵亦可取矣初聞謝克家齎寶至或者謂邦昌自為楚則齎大宋寶來彼無用者耳既而聞邦昌迎太母等恭頌狀上始不信上再命廷禧作書貽書諸道帥令逐頭項人馬只於京城下寨聽候指揮不得發一人一騎入城

謝克家辦事偽楚進狀云右臣準尚書省劄子朝謝郎提奉杭州洞霄宮謝克家進狀七月十六日奉聖旨令臣聞具當時因依聞奏者臣契勘先

於靖康二年三月一日張邦昌入尚書省臣舊不識邦昌當日方見臣便以言動之因說相公輔兩朝出使逾年終免禍難若非忠義何以及此邦昌云自來恨未拜識臣言相公曾察今日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畏金人兵威耳金人去後能保人心如今日乎邦昌曰誠如是也臣曰當今康王在外元祐皇后在內天意亦可見邦昌曰是邦昌之心也後見邦昌臣說相公今日權宜濟難須是便做箇痕跡令人曉了邦昌問臣當如何臣說將來不須入到禁中只於內東門裏閣子中安下不

須見宮人輩又勸邦昌遇有人使方着送來衣服  
平日只着常服其餘並是隨衆同見至初七日王  
時雍申明乞差官分管職事臣其時不肯承當門  
下省人吏來參臣亦設椅請坐以示堅不承當之  
意邦昌自謂臣曰忘省中之語若虛着窠闕被軍  
前差將人來如何臣當時已傾心 陛下再三思  
得利害實是如此若軍前差人則城內束手做事  
不得矣所以含羞忍恥者以圖大計也自後臣又  
累勸邦昌不可稱 聖旨不可用衛士排立不可  
坐宸紫垂拱等殿不可改年號不可肆赦後又見

欲與朝士差遣臣思得邦昌不能盡用臣言若更  
別用不是當人恐妨大計故臣累說今日豈是差  
除之時如是闕官不得已不如且用舊人臣又勸  
邦昌早差人迎立陛下臣說 康王當今合立

者也當遣使道迎立之意城中便是功臣不然即  
叛臣矣為功臣為叛臣只在此奉豈可少緩邦昌  
曰非是少緩只是兵戈如此何緣遣使去得自說  
須是預先差人使軍民曉了其差人月日將來亦  
可驗實所以節次差謝克家等是也臣此等事未  
嘗與人詳說慮有自矜之嫌今既奉 聖旨令臣

開具因依即不敢隱漏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湛回天祿曰邦昌三月一日入都省是日呂號  
問晚見邦昌邦昌邀袂衣相見先是初聞皇城司  
定議呂公憂惧世或曰呂勤與邦昌頗熟呂公問  
勤曰邦昌何如人勤曰舊日見渠膽怕事特事甚  
故呂公求聞見便以言勤之曰相公輔相兩朝人  
望為允出使逾年卒免災禍若非忠義所感何以  
至此邦昌曰久聞盛名常恨未得拜見呂公又問  
虜中所為邦昌曰却特得與肅王相見昨肅王不  
快邦昌逐日覩當親自與他合藥幸得肅王安樂

昨回來過邢州城下鐵騎不滿千人忽向城作一  
字陣城中更無人敢出中國人柔弱如此既到國  
相軍中差人數甲士監守夜間雖翻身亦上床觀  
當呂公曰此虜人之情也相公知今日人情所向  
乎今日人情畏金人兵威耳金人既去復保人情  
如今日乎張彥色曰然呂公曰女貞言語不通皆  
是契丹溪怨朝廷又春間發遣燕人非理今燕人  
遂為血讐反臣夷狄相與謀畫要去趙氏豈留餘  
力然 康王在外他不知所在 元祐皇后在內  
他亦不知天意亦可見豈人力能遣天也相公若



權宜應副粘罕之意便作還政復宗社之謀則天  
人皆應變禍為福邦昌曰此邦昌之心也望相公  
密其謀恐有變利者惑亂視聽也呂公入省中再  
見邦昌曰相公今日權宜濟難須從初便做箇痕  
跡使人曉了邦昌曰當如何呂公曰虜中送來者  
衣服若遇虜使方可着他時只與大夫常服相見  
可也今又不可用衛士排立不可出呼又有一事  
相公不若只在會通門外閣子中安下不要入禁  
中先朝宮人不可相見如闕人使喚親戚處借一  
兩婦女使喚可也邦昌曰外豈敢帶他入去呂公

曰勸相公不要入到裏面恐衛士聞之憤怒也以  
呂公權門下省呂公堅辭不肯當邦昌曰忘省中  
之語耶若虛着窠闕被軍中差人奈何呂公曰乞  
差以次官權攝邦昌曰若二帥問因何不依次差  
官則大家都不穩便呂公思得若軍中差人來則  
內東手坐事不得矣吳玠莫傳自虜營回虜相劉  
彥宗侍中言一千年後亦不得說着趙字明日虜  
中貴人十數輩至南薰門曰康王我眼上物當  
以五千騎取之今安在呂公對曰康王出使不  
知所在大貴人在國門之外尚且不知圍城之王

中如何得知左右勸公語言太峻或有不測呂公曰某盡心國家應有鬼神護助若事不捷用此繫腰帶子便自經也天地當鑒此心必不降禍呂公曰事急矣募人持書上大元帥以謂大王所領兵若則當虜則俟虜歸可以邀擊以迎二聖若被衆我寡即宜遠避若二聖不可回某於城中議定願大王自立為宗廟社稷之計以雪二聖之恥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應立而立者臣世受國恩身忘宗族皆不敢願所以敢為此言願大王痛察虜人立邦昌或勸坐紫宸殿垂拱

殿呂公謂邦昌曰豈真箇做乎邦昌矍然呂公語邦昌曰相公宜早遣使推戴康王城內便是功臣若先為城外推戴策立城內便是叛臣為功臣為叛臣只在此卒豈可少緩耶邦昌曰非是少緩兵戈如此豈容遣使耶呂公曰但預先差人使軍民知之將來縱有別人策立亦可驗差人月日則心跡自明不然豈但相公不能自保某輩家屬豈可保耶於是差謝克家齎傳國寶往大元帥府大元帥府僚屬定即位南京之議

中興記曰是時議上即位於濟州或南都未定

濟州父老軍民數萬人詣轅門乞即位於濟州群  
臣議即位於南都便乃集議於麟嘉堂宗室仲琮  
等數人議不當即位當著淡黃衣稱制不改元下  
書詩四方南仲延禧世則曰 二聖北狩天下不  
可一日無君 道君之子 皇帝之弟准 上一  
人已建大元帥統天下兵不於此時正位號以定  
天下天下無所統一將生亂稱 不改元那可久  
必即大位而後天下定況有自虜寨歸者道  
上皇語云可告康王即大位為宗廟社稷計若即  
位乃 道君之心宗廟社稷之福也何淡衣稱制

以取天下之疑生姦雄之謀乎仲琮議屈遂定即  
帝位于南都

十日己巳邦昌避位

周懿文奏徐秉哲已依舊開封尹竊慮亦合却還大  
理卿職事可依舊權執政並免簽書開封尹見舊  
職孫僅許綏並致仕將作少監蘇餘慶兵部侍郎唐  
恕太常丞唐元衡乞致仕不允盧襄權兵侍六人乞  
還舊任

盧襄去冬以侍郎乞宮祠沈晦時為給事中吳玠  
莫儔至此尤為恐懼蓋當時為虜人驅使出入傳

道指揮如僕隸日遭詬罵至於持廢立文字推冊  
邦昌皆涉此二人今知去住不得乃辭免

趙子崧繳張邦昌與翁彥國書狀

據經制使翁徽猷申今月初十日午時有朝散郎  
尚書戶部員外郎李健奉議郎陳戩至彥國軍前  
齎致張邦昌書一本實封印記除已繳連齎申

大元帥大王行府外今錄白到一本連粘在前今  
當司者右件錄白到張邦昌書一本連粘在前今  
月初十日卯時據太康縣申開封府差人送到四  
月二日黃紙手書一道全是登極赦意某即時行

下太康縣不得行出及遍下諸路不得施行惟聽  
大元帥行府之命至當日未時又據太康縣申准  
知太康縣事康太夫引為據進奏院申准開封府  
指揮拘收初七日弓手丁進葛政齎去尚書禮部  
放降到黃紙上印手書立便火急令今差去人申  
繳前來以憑繳納不管誤事縣司除已收元降  
手書繳送去訖申乞照會某竊惟兵事貴速幾不  
可失事久失生變雖悔可及子崧與翁彥國已差  
翁挺呂翺中奉狀詣府伏望大元帥大王俯徇勸  
請速正位號以繫天下之望以折逆臣之心子崧

等除已一面進師城下以聽王旨外伏候王旨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三

靖康中秩六十八

起靖康二年四月十一日庚午盡十三日壬申

十一日庚午 太后御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

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侍從官以上詣祥曦殿起

居 太后果邦昌服紫袍犀帶魚袋獨班歸西府幕

邦昌僭位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

不稱聖旨稱余禁中諸門用鎖題曰邦昌謹封晚

示凡文字不稱詔命番使入朝則正坐常朝則偏

坐百官入朝以平交禮相見稱名稱諸公其中未

可知也惟王時雍王紹王及之者附會以真主事  
之幸災樂禍略無畏於天地神靈此曹佐之安得  
忠義邦昌肆赦至蔡州不行諸道勤王兵皆受  
康王節制邦昌知人心不與不能自立乃收所下  
赦書出居省中迎孟后垂簾聽政自稱太宰摠  
百揆欲襲曹司馬故事入朝不趨謁拜不名未幾  
閭外兵頓劄城下而諸道勤王將文檄輻輳問罪  
邦昌惶惧乃議性迎康王先遣人至南京勸進  
王時雍數勸邦昌自為之計謂曰驕虎勢不得下  
後日噬臍無悔也宜熟慮之徐秉哲亦因贊邦昌

不從乃止

太母下手詔播告天下

詔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稜纒宮闕既二  
帝之蒙塵証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象恐中原之  
無統始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危傾救一城之  
慘酷乃以衰瘞之軀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  
加位號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  
言運數之屯坐視家邦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  
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窮之眷命歷年二百  
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奉族有北轅之

釁而敷天存左袒之心乃眷康王越居近服已  
徇群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我  
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  
子九人為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  
中外之協心同計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揭同底丕  
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回天錄曰呂公好問建言今日布告復辟之書須  
是明白使人易曉不必煩詞臣乃命太常少卿汪  
藻行

十二日辛未監察御史姚舜明齋之禮太常博士華

初平乞致仕不允

宗澤謝大元帥賜書狀

書曰伏蒙

大王仁茲頒賜教翰云今日之事非

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讀再四涕泗橫  
臆仰認眷私責任之重但恐疲瘵雖自漉竭路遠  
言輕不能感動有誤大計罪不可逃澤伏見姦臣  
張邦昌竊據寶位改元肆赦又扶孟后以今天  
下仍欲散諸路勤王之兵其篡亂蹤跡無可疑者  
今誨諭有或出權宜之語且人臣豈有張紅傘服  
赭袍居正殿者自古姦臣初未嘗不謙退避孫中

藏禍不測况惡狀彰著如此今二聖諸王皇族  
悉渡河而北唯大王在濟天意可知且整頓  
乾坤興復社稷以傳萬世不可遲疑幸於不斷澤  
衰老痛切忠義之極不免縷二數陳乞賜哀亮早  
定民志使天下有所歸向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願大王速國之別副曰并承親誨筆之紙尾  
仰荷隆謙所批近有尚書省劄子於鄆濟間尋訪  
大王事此乃出自賊計不可不察澤近探得御寶  
与朝廷印記畫為賊攜去兼驅行吏故作行遣惑  
乱天下何桌等亦在賊中澤近行下河北等路州

縣已令常竊驗認不得憑信若大元帥文字方得  
施行過為提備去訖伏乞照察

趙子崧謝大元帥賜書狀

子崧今月十二日伏蒙大元帥大王特屈威尊  
遣使賜書仍加親筆以示眷存其一介遠外非所  
宜得再拜伏讀感激涕零恭惟大王孝弟通於  
神明忠勇聞於中外遭國大難義不戴天屈已逮  
下諄復以喻將帥直欲掃蕩腥膻迎還鑾輅號令  
明白曲盡事幾况在臣子其敢愛死子崧見已盡  
軍入京畿太康縣与翁彥國倚角入援外今日攬



揆報因子崧等所遣前軍既次到都城張邦昌即有惧意已敗號冢宰易紫袍欲再議元祐皇后尊禮先差謝克家再差馮澥李回詣行府迎請定十二日寅時行某竊謂幾事貴速久則變生天命未改人情效順不假大橫之下自膺神器之歸伏望斷以不疑俯徇群情速正位號以慰都人之望以折逆臣之心則於迎奉二聖指日可待子崧已差翁挺呂翊中齋狀前去外子崧無任祈懇激切之至

十三日壬申范瓊揭榜金人尚留滑州

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繼有到闕者道路漸通百姓漸有出城者范瓊乃揭榜云搆揆報金人尚有後軍掃地軍留滑州界上仰四方客旅未得輕出百姓已知金人悉渡河河南無警而瓊乃揭榜以惑民民皆罵之

宗澤具狀申大元帥府乞行五事

宗澤具狀申大元帥府乞即寶位以天下并安

具劄子曰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當傳億萬

世方今二百年豈謂賊虜橫肆邀迎二帝與諸

親王渡北去天下百姓所注目而繫其望者惟

在大元帥府 康王一人 大元帥行之得其  
道則天下將自安宗廟社稷將自寧 二帝二后  
諸王將自回彼之賊虜將自斫絕殄滅 大元帥  
行之不得其道則天下從而大亂宗廟社稷亦從  
而傾危 二帝二后諸王無資緣而回賊勢愈熾  
亦無資緣而亡此事在 大元帥行之得其道如  
何可謂之道澤謂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  
邪二曰納諫爭而拒諛佞三曰尚恭儉而抑驕侈  
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偽是  
五者甚易知甚易行然世莫能知莫能行者由剛

正諫爭恭儉憂勤公實之事多逆于心也柔諛邪  
佞驕侈逸樂私偽之事多遜於志也伊尹有言曰  
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  
非道合諸道者君子也合諸非道者小人也 大  
元帥大王於應酬問答之間以茲五事卜之則君  
子小人了然分矣澤之血誠痛切每思趙家本嗣  
無疆大歷服今勢孤危岌岌如是澤願 大元帥  
左右嘗膽不忘在濟時夙夜羹牆不忘我 祖宗  
則時天下自安宗廟社稷自寧 二帝二后親諸  
王自回賊勢雖熾自斫絕殄滅夫何遠之有在

大元帥力行之而已

罷敬乾龍節 差御史一員往西京視陵寢曹輔往  
元帥軍前分牒檄書

十四日癸酉開封府以皇弟 康王天下兵馬大元  
帥劄子揭榜曉示

榜示曰準皇帝 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劄子當  
府領兵勤王以被受手詔云已與金人講和及得  
曹樞密等書稱不得輕動誤國遂分屯人馬近畿  
以示逼逐復據探報事車駕屢幸兵寨恐有姦謀  
即傳檄河東河北激厲軍民以兵邀迎於前促勤

王之師追請於後莫不嚮應今聞兵衆既行未知  
二聖所在臣子之心痛淪骨髓呼天叩地隕絕無  
所雖有探報未審虛實仰開封府詳此速開具兵  
馬器械盡與未盡 二聖車駕還與未還仍曉諭  
都人當府領兵邀迎追請次第以安衆心具狀申  
前來初 王漸聞 二帝北狩金人退兵也嘗泣  
謂莫屬諸將欲身先士卒追 二聖於河北諸將  
皆泣以謂此將臣之職 大王王體即宗廟社稷  
所係不可輕奉會宗澤申虜騎渡絕已使人焚河  
橋訖於是乃下檄兩河諸將及山東河北義兵河

北列城邊繫虜迎還

二聖又割付開封府開封府承帥府劄子乃揭榜  
曉示

監察御史姚舜明知澗州王信知江州胡唐世知無  
為軍知南外宗正事勸進狀

具位右某等竊以祖宗承五代之後削平僭亂  
混一區宇有天下百六十八年斯民不識兵革恩  
德之所涵育甚厚綱紀之所維持甚嚴艱難基創  
垂休萬世政和間姦臣用事激切任私為謀不臧  
實始通乎遐虜以禍貽于國家金人貪殘敗盟犯

闕者再皇帝念社稷之至重憫生靈之無辜結以  
至信遺以厚幣雖車服稱號之尊無所顧惜而虜  
性兇傲敢違天理乘隙登陴歛兵任詐求欲無厭  
忘德造孽遂邀乘輿出臨屯壘謬示和好疑阻大  
兵日月既久恣行不道又及我太上皇与后妃  
太子諸王近臣脅持北行使我宗社失守生靈無  
依乃抑逼大臣俾僭偽號四海憤痛泣交訴某  
等添綴屬籍身丁艱危痛念國家隕心碎首伏見  
兵馬大元帥大王帝室懿親為國臣屏而以忠孝  
英武超冠古今方虜圍城之初毅然請行單騎出

見威聲凜著醜衆屈服繼聚兵河朔不日而及百萬肆鷹睿旨以大元帥之重節制海內盛德茂勲注人耳目今日二日聖既行群心恟二宗社所繫惟大王是賴伏望大王念天下之至大察事機之至危權聽國事以安中外任賢使能信賞必罰蒐卒豐財以謀大奉庶幾皇天悔禍鑾輿反正使神人永有依歸天下幸甚某等迫切之情義無庶姓謹具狀詣行府報告伏望王茲早賜施行

謹狀

批荅

逆虜犯順輒剽肆侵大兵前驅本朝殄滅函聞失守遂茂戰攻永惟太祖創業垂二百年二聖在位幾三十載既遭蕩折迺致播遷涕淚橫流心肝縻潰有天有地古今未嘗聞為子為臣夙夜實不遑處方行追躡誓必邀迎念元帥之權實出上意願國事之任難徇衆情難議施行清康二年四月十四日

趙子崧勸進第一狀

子崧近累具狀申稟必蒙洞察子崧近得探報人節次所說及趙宸陳輿傅亮等申皆云放水滿城

南閩中忽閉陳州門兩日必是深拒官師又取傅  
亮軍數雖是支口食亦恐來揆虛實子崧仰惟  
大王擁兵在外適遭大變天意人心自然推戴不  
必多端內有逆臣外有強敵四方有大盜若猶豫  
不決大事去矣子崧未聞大王移府近京晚夕  
震惧不如無生伏思二帝臨御王緣羣下議論  
不一畏怯者失事幾導諛者昧先見直至禍成猶  
生異論今日切在痛懲斷以不疑日下移軍告諭  
城中定以子崧日入謁宗廟其謙遜之禮俟至城  
下行之未晚更緩數日必有變生蓋時雍傳秉哲

斤瓊皆堅於從逆恐生後悔四海無主天下唯知  
大王若不乘幾速進早賜正位大恥不刷大器無  
歸危亡可立而待非子崧誰肯布露腹心忘鈇鉞  
之誅如此其切乎泣血拊膺不勝祈懇取旨小貼  
子子崧竊謂此奉謙遜退避不得天與不取反受  
其咎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姦朋萬一翻覆用兵亦  
難竊望日下進府入京疾雷不及掩耳自定乞王  
慈深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九十四

靖康中帙六十九

起靖康二年四月十五日  
甲戌盡二十日巳卯

十五日甲戌兵馬大元帥府劄子比金賊邊請二  
帝北去當府已星夜措置邀迎外勘契金賊先於三  
月初七日抑逼宰相張邦昌僭稱偽號今來邦昌已  
歸寶退避所有三月八日已後稱中旨事並不得施  
行差到官不許上如有闕官即開具狀申以憑放  
官填闕施行兼自今後凡有公事並須申稟當府  
決如有姦詐偽冒可疑文字並不得施行繳連供申

大元帥府以顏岐充大元帥府參議滕康周望為王府記室

李綱傳檄京師

檄云與湖南安撫郭三益等會合荆南勤王之師旬日得精兵十萬見起發前來勤王開封府散榜曉諭

趙子崧勸進第二狀

子崧十二日十四日皆具稟情迫言切上瀆王聽必蒙賜察子崧再三思之大王尚未為濟必欲謙遜持重則姦詭之計一日萬變不可少失

幾會兼兩歲用兵人情只思安定萬一變若生不如初意又生一秦何可禦也二帝危辱正坐謀

者不滅依違失斷翫視幾變一旦禍發四顧不知所出今大王處多故之際天心順助逆人自歸以大軍壓之故未敢變若稍遲疑是天與不取也伏望大王深以社稷為念俯采芻蕘之言速賜進府至京城一奉而定某日決可到城中恐城以計誘致劫散大軍未敢委兵趨行府況奔走勸進皆希功幸賞無特操之士其實恥之專以大兵壓城以待鸞旂不勝祈懇誠切之至



孫覲為宰執等乞 大元帥聽政狀

右某伏聞金賊犯順侵逼郊畿 太上皇帝 皇帝陛下二聖蒙塵賊臣僭號中外臣子罔不痛心 元帥大王德望在人勲業盛大躬總戎律王室所 憑方今道路不通威令阻隔百姓歸命兆民係心 大元伏望傳令四方總決庶務上體 二聖囑望 之意下答黎庶歸仰之情指揮將臣征伐醜虜收 復京邑奉迎乘輿某等情迫於中憂憤所及謹具 狀令修武郎王倚保義郎趙子昱奔詣行府申聞 某等不勝惶懼激切虔祈懇禱之至

十六日乙亥差路允迪范宗尹使副請駕車進發并 差內侍省御藥扶持官閣門皇城司帶衛士班直供 帳御府御輦逍遙子及下禮部太常討論車駕至京 奉迎禮儀

南外宗正事勸進第二狀

具位右某近率宗室并隨行官吏朝奉大夫權應 天少尹叔近等具狀報告乞兵馬大元帥 大王 權聽國政事續奉荅語所請南議施行某等竊以 虜犯闕之後道路隔絕于今半年而 二聖播遷 宗社無守恭惟 大王至親且賢功蓋天下群心

所歸實在今日倘蒙俯從衆言以安宗社少紓中外憂憤之情則訓民簡兵邊迎可期若徒欲履正守節而不思祖宗基業之艱難非海內所望大王也某等迫切之誠實不能已謹具狀報告兵馬大元帥大王伏乞王慈早賜允許施行謹狀

批荅

禮備大經存而可考國有常典實敢不踰屬王室之艱難當元帥之寄委逆胡肆暴神器至危惟早墜之是思雖省愆而何補存聞誠懇祇益兢慙念父兄方冒於燕塵不遑寧處傾臣子輒從於國事

豈所當然今國璽之來辭已藏于守者覲鑾輿之復誓必遂于忠心所請難議施行靖康二年四月十六日

十七日丙子南外宗正事勸進第三狀

具位右某近率宗室叔近等兩具狀乞兵馬大元帥大王權聽國事復奉荅語所請難議施行者某等竊以國家幅負萬里承平百年尊君親上之議遠邇無二狀自虜再犯順四方不聞詔令今者凡六易月彼能既講和調將退師人人延跂以聆德音今二聖既行京邑空虛道路相傳莫不撫心

號泣誓必邀迎然宗廟社稷不可一日不享臣民  
萬物不可一日不治政教號令不可一日不行於  
天下凡此為非 大王誰可為首 大王為 太  
上皇之子 皇弟<sup>帝</sup>之弟則親熟親于太王王于大  
邦兼臨兩鎮不以大元帥之重統天下之兵則貴  
熟貴於 大王聰明仁信溫恭勤儉風動海內而  
忠孝特立亘古所未嘗有則德孰盛于 大王克  
敵制勝慮無遺策狂虜雖熾畏威而不敢逼則功  
孰高於 大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而鑿與蒙  
塵警蹕茲遠神器蕩然人人憂疑則今日之任孰

重於大王今億兆同辭請 大王權聽國事乃天  
人之心 大王尚何亂乎 大王俯順衆情則國  
家之綱紀復正德澤復流政事復修刑威復振內  
可以防未萌之姦外可以羈不制之虜奉迎 二  
聖可以如天之志矣時不可違機不可失宗社再  
安在此一幸惟 大王深察而熟慮之則天下幸  
甚其等不勝俟望激切俟命之至謹三具狀披告  
伏乞 王慈早賜允許施行謹狀

批荅

國步艱難金寇猖獗鑿輿播越詔令不下無所稟

承遐邇之心翕然見屬調天下之動必正于一故  
連日之請乃至雖忘情難以輒違而孝心有所不  
忍方將徧覽所上詳熟以思俟入京城躬謁宗廟  
若鑾輿未還即撫定民庶權聽國事宜體茲意無  
復重陳

開封府揭榜曉示种湫文狀

開封府揭榜示傳到京北府安撫司劄子據從義  
郎秦鳳路經略使司准備將領第一副將本路奇  
兵勤王种湫狀申契勘准秦鳳路都總管司劄子  
及西道都總管司牒差統制秦鳳路奇兵軍兵前

去勤王湫伏念在熙秦守官幾二十年漢番人情  
委是諳熟今據回紇國大使木瓜心及諸國首領  
等為金人侵犯南朝官家阿爺木瓜心等情願自  
備人馬衣甲口食前去廝殺共約三十萬人馬及  
其阻二國亦使忽令族首領結通温來傳送言語  
要自夏國出來經由河東前去會問撥遣去訖契  
勘前項諸國首領亦為在熙秦累年管當茶場日  
近相見人情遠邇大段習熟今來逐人為見湫乞  
前去勤王各自情願自備甲馬口食隨湫前去委  
是赤心忠義兼人馬驍銳強壯湫已指揮各人首

領統押分數路前去破敵及已差發得力使臣多  
齎金帛前去激實上項首領令取便路兼程起發  
行前來京師會合伏乞 指揮施行小貼子契勘  
溪一行軍馬經過縣鎮民居住二以錢糧犒賞父  
老多稱前後所過軍馬無此整肅人二皆願隨溪  
前去勤王亦乞照會施行

胡舜陟劄子乞下詔播告四方

臣伏見都城圍閉以來號令不及於四方凡半年  
有餘矣民間固以驚疑復因破城之後將士踰城  
而出者劫掠州縣自守一方京北湖西為之大擾

又外路聞 二聖北轅皆謂中國無主溪慮姦雄  
竊發有害吾民今已遣使奉迎 康王即位當有

大需膏澤天下則變亂自消然臣見尚書省劄子  
排辦儀衛置造輿輦尚未了畢旬日之間外有變  
故安可不慮今 陛下臨朝聽政臣愚以謂宜先  
下詔播告四方使天下曉然知中國有主 康王  
即位有日以破亂臣賊子之心以慰海隅元二之  
望實宗廟之福不然臣恐詔書稽緩變故橫生四  
海干戈麋沸雲擾都城孤立為患非輕取進止

趙子崧繳李讓所得尚書省劄子狀

據戶部員外郎李健等申見到太康縣候所申文字報事須議指揮右勘會金人大軍四月初二日起發前去次日即遣武義大夫同恩李興潘謹燾三人同往京東路州軍探問 元帥大王行府所至密行具覆去後初五日續遣閤門宣贊舍人蔣師愈承務郎程選同王府內知燕琳等齋手劄文字前去初七日又差吏部侍郎謝克家同諱當軍頭引見司常淵直祕閣吳何齋玉寶詣行在初十日差尚書左丞馮澣權尚書右丞李回克奉迎使副齋文武百僚張邦昌以下勸進李章并 元祐

皇后手書前去兼今月初一日為奉迎 康王未至恭請 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於十一日吉辰 皇后入居禁中就內東門殿垂簾聽政三省樞密院官日赴奏事兼 大元帥康王行康已差到使臣黃永錫同恩等於今月十四日又齋回三省密院奏狀乞早整鑾輅歸衛清宮去訖右劄付戶部李郎中等照會請康二年四月十五日尚押今月十六日午時據李健等備申到十五日尚書省劄子取到員本繳申在前右子崧節次具狀劄申乞早定大計號令四方事失幾會悔不可及

來又據李健所得尚書省劄子稱初十日已差左  
丞馮澥等充奉迎使副齎文武百僚張邦昌已下  
勸進表章并元祐皇后手書前去契勘京師事  
體既已反正唯望大王入主社稷以安生靈遲  
疑未發事久變生不可不慮或聞議者以謂京師  
已經殘破不可復入止欲即位軍中便圖遷徙某  
愚慮深為未然今禍變非常姦偽未戢欲致中興  
當謹奉措理宜先入京師謁宗廟覲母后明正誅  
賞降霑四方若京師果不可都自可徐議所向今  
逡巡猶豫日復一日深恐有誤大計兼母后雖

已稱制未肯便出號令四方之遠不知僭偽反正  
之因士民憂疑姦宄窺伺若更遲留旦暮之間必  
致別召禍亂伏望詳酌前後所申斷以不疑早賜  
聽納以慰天人之望小貼子崧等前申乞移軍南  
京當時虜騎未退事勢與今不同訪聞趙野范訥  
不戢其下縱令虜掠發掘丘墓人心昏怨今又兩  
軍時有忿爭萬一行入府南京趙范二軍必趨帳  
下恐有郭汜李催之變伏乞王慈開納徑還京城  
早定大計以副人望

范瓊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京城四壁都巡檢

使范瓊進加軍職以京城圍閉彈壓之功也汪長源亦除閤門宣贊舍人管幹軍頭引見司使臣等各轉一官

十八日丁丑開封府揭榜曉示副元帥公文

開封府揭榜曉示準兵馬副元帥公文當府統率軍兵奉大元帥康王指揮會合分遣諸處人馬追襲掩截金人仍令隨事便宜措置自承康王劄子星夜間道速走使臣等徧督河北河東路諸州軍府將合心併力占據要害斷絕橋梁把隘圍擊救迎二聖與諸王皇族并右妃期還宮闕

三軍將校臣子死節誓報國恩亦先下大名府路催諸處人兵將士隨渡徑過與西路人馬相約掩擊去訖契勘自去年十一月後金人登城按甲不動假唱和議使四方勤王之師坐侍近畿詭詐百出使四外踪跡不悟致使二帝出却乃輦載金帛罄竭帑藏以遂賊計又邀擁鑿輿及皇族子孫右妃已下踰河北去及至啓行外方覺知四方痛切忠憤呼天號訴日月慘色豈夷狄禍我中國及上累君父竊惟大宋一統天下祖功宗德滋休太平自古莫比本緣姦臣誤國結怨生隙流毒貽



患是至今日以天下之大宗社之重上天眷有宋  
垂億萬年其必有詩賴公卿將帥一心保護廟朝  
安存士庶以此又見大宋之恩德其深豈有窮也  
今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自天性總兵于外  
親擐甲胄冒犯風雨欲戡定國難輯寧方夏會諸  
路勤王之兵何啻百萬前此守和信盟以俟賊退  
俯為生靈每戒輕動暨國家一落賊計蒼天奈何  
自康王聞此泪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皆悲慟左  
右門勉莫聞便欲躍馬自奪手格逆虜以雪父兄  
之耻見不住進發人馬嚴督忠臣義士數路合擊

雖封王建節皆許充賞期於力救駕回用慰中外  
故未能歸期於瞻望闕庭款謁宗廟與本朝父老  
軍民僧道相見伏想輿情日久願望必興念祖  
宗積累之厚遽遭金胡作孽致二帝遷播惟  
康王為宗廟社稷所賴成大功禔福天下當所  
駐兵距都城已近須至公移慰撫都人者  
元祐皇后遣馮澥李回齋書來勸進

左丞馮澥右丞李回至濟中州以元祐皇后聖  
旨齎書勸進曰吾以薄德懼此多難雖救時敢愛  
於髮膚而昧道若臨於淵冰願邦基之所賴繫神

器之有歸此遣使輶往馳書牘蓋上天之眷命實  
四海之傾心諒惟撥亂之姿已定興王之業方長  
羸之屈序宜祉福之具膺佇來御於法宮以誕揚  
於丕號群情攸屬遐想增懷故茲書示想宜知悉  
十九日戊寅御封太常少卿汪藻撰手書送御史臺  
看詳如得允當仰申三省施行當日胡舜陟等奉  
准御封降到手書看詳極為允當伏乞賜早施行  
百官凡三拜表勸進詔張澂措置排辦行在所至程  
頓事務有旨奉先晉安兩院皇子帝姬殯堂為虜人  
發掘速差官繕治

宗室叔尚即青城置招募救駕義兵所又分遣使揭  
黃旗入城召募應募者多游惰之人大元帥府擺布駐劄禽  
議定以庚寅起發濟州是日募府劄下宣總司於  
宛亭駐劄趙子崧於東明駐劄宗澤前期部領一  
行并權邦彥閣立陞姚鵬等人馬分擺於長垣常  
城衛南華駐劄防托候大元帥府人馬起發仰至  
二十四日次第前進至拱州南京以來次等下寨  
其餘孔彥威劉浩丁頌張換王澈等並別聽指揮  
東道副總管朱勝非領兵來衛進謁于濟州  
日曆曰先是勝非權知南京邦昌差使臣賈一書

至勝非勝非送使臣下獄以邦昌書繳申大元帥  
府隨即以兵來衛王見而嘉其忠

二十日己卯趙子崧第三狀勸進

子崧恭奉四月十四日王旨令諸頭項人兵不得  
亂近傍城門驚動人民等事子崧自發前軍即以  
如此約束令來遵從嚴命再行戒諭諸軍甚戢近  
城及城內百姓悉皆按堵無虞但都人士庶未知  
大王還闕之期日夕焚香泣望子崧竊謂人體一  
正防秋甚迫合措置事不少今內外束手日復一  
日坐以廢事甚可畏也又况盜賊充斥人民失所

日俟息需度幾安業且使四方萬里之遠咸知神  
器有主人皆退聽伏望 大王府徇群情仰慰

二聖付託之意或有司整飾鑿輿即日還闕或狩  
南都亟下德音大宥群生天下幸甚儻或遲疑變  
生子崧亦不知稅駕之所矣唐突 王聽死有餘  
罪小貼子訪聞荆南貞州海州嚴州黃州光蔡之  
間有大盜而嚴州尤猖獗惟大需一出則不勞兵  
革自然消彌伏乞深賜體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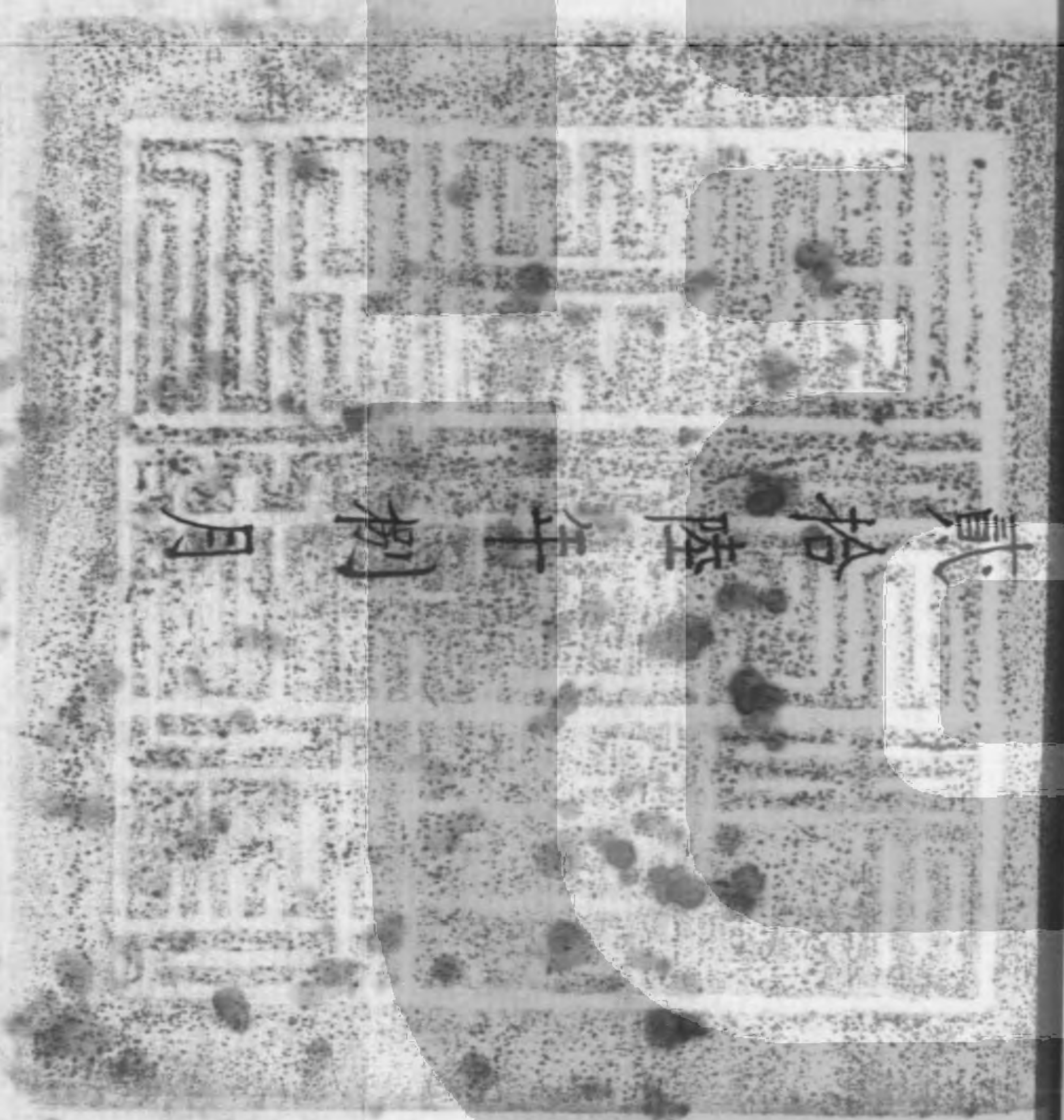
先遣觀察使臣黃永錫回

使臣成忠郎黃永錫先奉兵馬大元帥 康王丙

寅手書詣張邦昌觀變還具言邦昌遣謝克家來  
歸玉璽太母垂簾遣馮澥李回奉詔書前來勸進  
邦昌以還東府京師見將大元帥檄書雕印出  
賣內外傳報軍民驩呼以望迎立康王王曰  
宗廟社稷幸弗毀滅不穀願蹈節死義以雪大恥  
爾豈敢偃然而當大事耶

五軍將士呈稟取二十一日擺拽人馬護衛入南京  
兵馬大元帥府契勘二十一日五軍將士保衛兵  
馬大元帥康王入南京今將諸頭項人馬擺拽  
下項辛彥宗依舊充先鋒統制丁頌充先鋒副統

制初趙依舊充前軍統制王澈充前軍副統制張  
瓊依舊充左軍統制孔彥威充左軍副統制張俊  
依舊充中軍統制劉浩右軍副統制花實依舊充  
後軍統制張換充後軍副統制收後楊惟忠依舊  
都統制右具呈稟奉王旨依此行下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a large watermark 'E' and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